

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

全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端平二年乙未丑

鄭清之獨相

四月辛卯真德秀除資政殿學士京祠兼侍讀甲辰卒

德秀三乞祠祿狀云臣輒抒忱悃上瀆睿聰臣媿蟻微軀

限叨召擢扶德就道幾不能支迨至江沈疴頓者訪落之

會運名擢扶德就道幾不能支迨至江沈疴頓者訪落之

之見拜跪多則不勝喘急視略久則頓覺昏花來馳有

卷十

續宋宰輔編年錄

十

益足復亦種雖蒙與告未易可安皆由叨竊之故多以致災
虞之狎至仰祈聖鑒術察真情特昇祠官俾使醫藥尚延
於後息終園報於鳴私干冒天威特昇祠官事具悉惟后非
賢因久惟賢非后固食此蓋君臣相須之意而亦君臣相
之難自昔已然也卿抱有用之學數千里而來卿之本心固
欲其道之行也朕方望卿有為則非孟柯不遇之也而
乃翻然思去何哉朕知卿有為則非孟柯不遇之也而
和乎其安厥位以展獻為朕之德深其工不得已進資政
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
不亂遺表文上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德秀長身玉
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
切當時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
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

瀕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局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貴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倪冑立偽學之名以固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禦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初德秀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時楮輕物賈市井嗚嗚為之語曰若要百物賤直侍真直院及入朝進封首以正心誠意為言愚民無知以為不切時務遂續於

語曰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繼參大。王應麟曰真文忠

役政本及有所建置而堯西湖進覽志。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鳩鵲若

水向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殲猶疏其貪汎為州縣之官可恣

口腹之欲。又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

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靖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德以

費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

此篇為首其有感於寶慶之臣乎懔懔焉春秋之法也。真

文忠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

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

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初知不足而忠信有餘。○文自箴曰
學未若臨安之遠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多於莆田之懿居
貧愧於烏義之安臨安魏了翁南海崔與之莆田陳宥義烏徐值。○端平元年九月
真文忠除翰林學士洪舜命詞曰迎惟仁祖有若臣脩朝
京師於申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除在至和
元年尤月歲百申午其用事切當如此。○文忠為原貸盜賊
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忠烈昆罔之大亦豈予心又云自
古宇宙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兵言足以感動人心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罔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吉富
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瘞果然後達至相朕之賢卿甚於

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目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
朕遣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羅大經曰：真西山論
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者。
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衆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
之所在矣。百姓何憊無飯吃。○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
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受名，湘
人苦欲置丹青。西大出又一活佛，南極添成雨壽星。幾百年
方鐘問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託四海蒼生口。
是銘。○王梅溪守泉倉邑，率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今
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

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瘡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富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使煩散作十春分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篇西山一見擲之曰丞相何用 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主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中子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

者皆以是也。○王應麟曰西山先生題揚文公所書遺教經
學佛者不躁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
於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跋吾門品曰此佛
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
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山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
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樂山可謂善
啟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使
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燄成池一念警學船到彼岸災患纏縛
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使凌待以橫逆我無忿
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金臺外史曰西山先生

問傳公長以作文之法傳公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
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可見古人之嗜學則凡有著作必非無意為又者也

六月戊寅鄭清之左丞相

喬行簡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除

己卯葛洪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
致仕卒帝輟視朝一日諡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
風李全之平也討贊之意居多且援王業諫仁宗卻王德用
進女事以上備嬖御也世多稱之

壬午曾從龍除知樞密院事

在與之參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大中管轄廣南東路
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廣州路

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
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
奇節不數千里進大學舉進士廣之士錄大學取科第目與
之始尋授廣西提點刑獄瓊之人以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
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貧吏厲民迺疏為十事申論而痛懲
之高惟尚富刻之疏嶺海便民榜召為全部員外郎侍郎官
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杖之莫
不震慄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授權發道揚州事主管淮

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引入內殿親遣其創立砦結忠義民兵
全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由自固全人亦疑設伏自是不
敢深入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
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軍昏憤倖都統劉
瑄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瑄全兵覆沒與之憂憤
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障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
一夫之手敵將乘勝籠我全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
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
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
必不能久駐況東海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

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
別選通才以任初議與之自劉璋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
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外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
兩淮帥臣互相為授與之啟劉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
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
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修職兩淮恃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
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誤事矣議遂寢召為
秘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趨召
不已行次池日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
惟山東忠義區處要小容緩前後累疏數十言每歎養虎將

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夫幾成都師並
居誼以點貨為叛卒所逐統領楊尤鼎邊害蜀大擾興之以
還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內握蜀言兵久每
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蜀推誠相興丙卒詔盡護西蜀
之師間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
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任西蜀至大才在沔州大才
之兵屢岷昌祖不救遂棄卓卯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沔全
人自白還侵突入黑谷威不尾襲面迂路由七方開上青野
原全人遂得入鳳頻與之戎以同心體國之大義以是戎帥
協和而軍政始立初全人既矣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

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賓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
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
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樓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
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七蜀盛時四戎司
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
與之至馬尚五千與之移檄茶司馬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
如舊嚴司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為五人所邀總司之
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人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
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植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
邊號大險因厚問探者賞使覘之動忌悉知邊防益密總計

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
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僅萬餘
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
李心傳慶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
歷歷以為言沔師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
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
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
代金課知之大入與之再為歸邊全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
不拜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游閣以配張詠
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全
亡朝廷議取三京間之頃足浩歎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
知廣州元是廣州推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
嶺就留戍江西又四月轉戰所向皆捷而工功募府不報求
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揚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
欲得連帥洎募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
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中而首謀數人懼事獨受
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間命亟拜即家
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
畢集賊戰敗請降祭點者不悅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

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

鄭性之除同知樞密院事

陳卓除簽書樞密院事

十一月乙丑曾從龍除樞密使督江淮軍馬

從龍上疏言邊面遼遠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閫詔許之專界
江淮以荆襄屬了翁朝論邊用不給詔併領江淮及從龍卒
贈少師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終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一

金臺外史呂邦耀編

理宗

端平二年乙未六

鄭清之獨相

魏了翁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

了翁字華父浦江人年數歲即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
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著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
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間邊了翁上言蓋亦急於
內修姑遣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

秘書省正字明年遷

全

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

明年侂冑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
事了翁察其所謂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
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璠者問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
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疏難治
了翁禮耆耆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葺
頤堰築江鄉館村民之事知無不為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
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曰臣
猥以晚學誤被束注擢司祥刑既服攸司會漕執空官復令
共二顧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

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卹章載在
史冊者臣既不復贅陳然其間有道德隆重為世師表而爵
位弗稱未舉易名之典則臣職在勸學所當敷陳臣竊見故
虞部郎中周頤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
決洽下之民不敢違傳謂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
風所漸訖今未泯士就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
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頤所以
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
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矣雖判渙莫適於歸酬質者滯
於占嗶訓詁焉與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寞之歸

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臍髓不可救藥
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治之日
少亂亡日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
之至頤建圖著書闡發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誦
其遺文者始得其曉然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
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有不足學者矣又有河南程顥程頤
親得其傳其學益以大振雖三人者皆不及大用於時而其
嗣往聖間來哲發天理正人心其於一代之理亂萬世之明
闇所關繫益甚不特以命秩弗崇其節惠之文未有能發明
之者紹興之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於朝乞爵程顥兄弟使

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扶之又嘗
白宰相請祠陳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
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扶之亦未及以為言誠為闕典臣
愚欲望聖慈祥臣所陳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
雍徐積等故事將周頤特賜美諡使海內人士咸知正學之
宗其於表章風勵誠非小補如程頤兄弟併得在易名之典
則尤足以章明時崇儒重道之意臣本為蜀人致甘棠之思
而僥言及此越職踰分臣知罪矣惟陛下財擇歷知潼川府
十五年被召入對曰臣聞二代而下經制不立故天下之弊
嘗伏於救弊之初漢自吳楚之變分封以弱侯國而末年之

弊乃起於同姓弱而外姓彊唐自安史之亂裂地以授諸將而末年之弊乃起於藩鎮彊而王室弱故善治者能先時而利其弊其次則因時而救弊其下則弊已著而後徐為之救如此則亦何及矣臣恭惟藝祖皇帝自大難未平首創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還京師臨遣廷紳以為牧守天下莫不仰伏咸斷之明然而守土之臣則久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內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并汾閩越之僅平江淮諸郡已令毀城隍銷兵甲矣滔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王禹偁自黃岡山疏極陳江淮空虛之害至謂名曰長

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富弼論江荆荆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壘不修城數十夫持鉏耜白梃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建閫誰得禦者至寶元康定以後空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十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全州盜作連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郡國猶有不曾之財猶有留州之糧可以為招兵繕城之費可以為一方緩急之備然猶慮庫若此矧熙寧而降急財利以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遠慮籍禁卒罷招填併軍額椿窳籍分係將不係將則尺

籍雖闕亦不暇補矣方時宴安猶未見其為大害也崇寧以後賦斂日增軍政多壞郡益以削一旦盜起東南連跨州郡震搖汴都久而後殄况當新造之全非拱手死難則望風棄城蓋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斂兵避狄未嘗敢與之抗者連渡江航海迫我不已然後兵刃稍接不數年而議和之使遣矣紹興之末虜闖淮潯江既迫而後應之士氣稍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極於此歲承平日久吳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雉李兀勵烏合之衆足以震撓三道張福千人之衆足以披靡羣辟虜闖梁洋三泉如履平地虜闖蘄黃五關如升虛邑嗟夫強幹弱枝之弊乃至此極是焉得無以變通之手臣

嘗觀中與諸臣如李綱嘗欲分長安襄陽建康為三都胡
舜陟嘗欲析三京關陝為四巨鎮張守富欲以大河州郡倣
唐藩鎮付之帥守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吏不除代李綱避
富欲假帥守事權以銷姦究雖多事之時與日平世事體稍
異然郡國削弱之弊則百年間如一日也況今所持以為捍
蔽者莫重於四鎮曰江南曰兩淮曰荆襄曰四川使三邊不
警則尚可以紓歲月之安而金夏蒙鞑局勢浸異殘寇未殄
又生他寇四鎮之寄益非昔比自比年來朝廷垂意乎此責
之重而任之久若知所以重其事矣然而其要又在於擇人
苟匪其人則責之專返以益其過任之久返以益其毒既得

人矣則當假以遂事之權聽其所為勿從中制本道官更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責成則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財賦得以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舊比以掣其肘也軍籍得以覈其虛實戎馬不得掩虛額以自豐也屯田當復民兵當核忠義當招皆可以隨宜經理也規摹既立則如國初守邊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稽其勞效而即鎮遷拜自從臣以上雖貴極公私可也其旁近諸鎮又當預資望之人以擬其乏如是則受任之臣事權專一得以展布四體責其成功而人亦改視易聽不為朝不謀夕之故可以慮終而知敵

三邊隱然為國長城緩急有恃矣此藝祖皇帝久在邊臣之成規而中興諸臣因時損益之遺意倘蒙陛下不以臣言為非即乞與大司審議而速圖之臣冒黷聖聰拱候蕭斧之誅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上迎勞優渥善納其言進兵部侍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使院編修官轉對論實錄闕文疏曰臣曩者濫員東觀蓋嘗伏讀金匱玉版之藏每惟祖宗實錄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南渡以後高宗孝宗皇帝兩朝實錄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以三十六年事為五百卷猶之可也而二十七年為卷亦如之意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遭隨事檢閱則有不盡

然往往一月而整為二三卷往往州縣細故亦動是千餘言
至事關大體顧及脫略且如開禧元年虜使趙之傑要陛下
起受國書臣時以館職獲陪朝著之後偶記乾道六年虞允
文為相虜使烏林答天錫倨慢與此相似時則允文前奏大
駕還內放仗罷朝臣與在列誦言其事所冀速達有頃聞陛
下徑還禁中一如乾道故事臣謂宰執必有援此以開陳者
矣乃聞韓侂胄為宰執言此謝廓然為之不知廓然秉政尚
後此十餘年也臣既退朝即取乾道國史實錄會要聖日歷
諸書偏加披閱則於此事或全無所載或略及一二而實錄
則仍循常比書垂拱殿賜茶酒不知是日茶酒未嘗設也又

書知閣事王抃上疏詔明日引使入朝見乃似專美於抃而抃詞止議受書之儀亦不及放仗罷朝事此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是歲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明年六月師旦抵罪詞臣以草制罷去或謂內制未有封駁故事臣因記乾道七年三月己卯張說除簽樞張拭等言其不可旋即反汗八年二月己卯中命則周必大以直學士院繳還批詔且乞以宣徽命說臣即檢閱實錄諸書則己卯事無所載止於是月戊子書節度使萬壽觀制不書事始己酉修正至八年乙卯事則又逸去夫主聖則臣直此最是先朝美事而前後皆不書此又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開禧二年秋八月倪思與李

壁正論明堂嚴父配天事朝論莫知所法臣因記淳熙三年三月丙午朔秘書監李燾奏乞舉行宗祀明堂之禮歷引神宗皇帝聖語及錢公輔司馬光李富諸儒之說言下羣臣議雖不果行然實錄不當全脫其事至淳熙六年趙雄為相堯白行之實錄亦所不書元降明堂詔書亦未嘗登載而閑樂等事亦皆失實又以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臣因是三事每嘆孝宗皇帝明謨偉斷卓越前代者不可勝紀而臣偶記所聞輒逢脫略夫卷帙猥繁若此而紀載脫略乃爾若不及今距乾瀆未遠文字未盡淪失老師宿齒故家遺裔尚可防問亟與搜羅會粹則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方

來臣伏觀實錄院見遵詔旨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重加
點鑿倘有闕失如上所陳者即採訪增入其冗濫重復及史
文不經去處悉與刪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仰
副陛下寅念祖烈之意累遣祕書郎為起居舍人上疏曰臣
愚竊少通充員柱下廼者誤叨詔墨今得與講讀諸臣悉心
啟迪無有所隱臣既陪入侍復許直前敢無一言以塞大問
臣聞人性無有不善而後世有性惡之說人情莫不欲安而
後世有喜亂之說非後人不古若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今此之名即三代之時所以是非非
公平正直而無所回過之民也然古好善今疑其惡古而欲

安今懼其亂何也古之人垂憲象魏屬民讀法其明白洞達日星垂而河漢流也登進而顯之敘情以閉之其真實惻隱示其下而下不以情事其上則非人類人自後世而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神道設教惡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知之夫民至愚而神法無可罔之理今罔之祇所以擾之迨其譁然而不寔也則疑其性惡咎其喜亂嗚呼斯民也獨非三代直道之民乎而所習迺爾則亦未有以通其志耳臣嘗以是求之而有未喻於今日者凡六事敢為陛下虛陳其目陛下自即大位中外翹首跂足以望治於期月間而天心難堪事變狎至民不見德惟殘是聞向也履火於未然今然矣向

也。枕戈於未噬，今噬矣，悵悵行邁，曾靡所臻。有識之士，往往相謂：累朝初政，降詔求言，矧茲盱食之時，必首出此，而久未。有聞為或，滋甚。嘗詔侍從兩省台諫卿監郎官日輪一員，面對意雖甚美，然踐祚累月，方聞詔旨，詔旨至今，又數月矣。而對者僅及十餘，蓋由一旬之間，雙日不坐御殿之日，止引一班，故對羣臣之日，稀疎寥落。若謂恭默不言，則使朝講殿固如平日，奚獨於求言聽言而用其簡也？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日中不遑暇食，退食之後，再生引對，或當暇，宜猶御使殿，或引至四五班，不以為憚。臣侍先帝殿，均幾一年，是時將倦于勤，猶日御前後殿，班引至再和顏，屈已靡有厭數。此陛

下之所親見也今始初清明願在廷百執事且不得數望下
風則凡知稼穡艱難者固有之矣陛下悉知民間疾苦今遽
爾隔絕臣竊惑之半年以來都城之內但見屢損實金以捕
妄言之人夫以妄言獲罪雖其自取然而未睹求言之詔但
聞戢謗之令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蓋言以宣意使壅塞不通則一旦潰裂將不可復收故周
以監謗之令削秦以誹謗妖言之法七漢晉隋唐之季大抵
皆以災異見於上而不悟百姓怨於下而不知變起蕭牆適
就衰替陛下所宜明白洞達以是為鑒而忽不加省此臣之
所未喻者一也陛下自即大位宮壺行三年之喪所以教民

知孝廉惟侍五日之聽所以示民有尊矧又定省溫清秉禮不違飲食起居稟命惟恪厥惟子職若既無毫髮之憾者而臣猶有疑焉天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社稷為先故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此大舜之孝也今內患外禍稠見疊作而陛下未躬聽斷以弭豪萌中外皇皇未知陛下所以為宗廟子孫之計而顧以承顏養體為足乎且姑舉一事以明之陛下之於濟王錫之珪符爵之茅上居之輔郡督書旁午恩意優渥非特以全兄弟之倫孔子所謂父母其順矣乎陛下蓋深體此意也然而為之師傅既無賈誼始終梁勝之忠僅視盜賊又無張敞保全昌邑之制

不幸而見汙匪人以殞厥命而陞下未間有愧謝袁盎輟食
哭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略講行而人不
盡知使陞下所以孜孜愛凡之初心亦未能盡白於天下遂使訛
言胥動併為一談豆濟王之卒凡有耳目誰不睹聞而小民
無知妄相騰播莫有莫居近在畿甸間猶不能家至戶曉還
而荆襄川廣龍訛承舛抑又可知萬一有奸盜小人乘間伺
隙假託名字以為亂階雖終於自斃而目前塗炭無及於救
臣恐古人所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孝不若是也夫子曰斷一
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自春以來其為一木一獸不已
多乎臣謂今日之所富明白洞達者蓋不止此而此亦動搖

人心之大者今若內出手書深惟及往之悔明諭聖志而圖其所以厚其終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浮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更莫不成仰此所以通天下之志而銷禍亂之本何疑何憚而久不為此此又臣之所未喻者二也山東歸疆河北請吏此百年所未有之機也然而不井收其田野不城池其郡縣而移其民人使之烏合蟻聚於淮甸間抗民之指奪士之籍猶以未足也聽其剽掠境外以自衣食此前代之所不為李全分閫授鉞受任山東而陞往忽來靡有定鎮亦前之所罕見然而尚有可誦者曰事無大小京命朝廷至於辨謗請祠以明君臣之義執杖庭拜以伸判閫之威而二月丙辰

之變人情憤鬱不平於斯時復能引咎自劾迨徐晞稷赴鎮
全又屬索迎拜涕泣自陳豈此惟順逆之理曉然於全之心
有不可混亦以堂堂中國德澤在人小有陸梁則自貽翦滅
此全之所必不為而況天下之惡一也惡於朝廷而保於我
則出牛哉宣保其不反乎爾且主帥被害而全無以活之則
全為主帥亦將無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利也全以忠赤來
歸名聞夷夏雖其部曲亦皆能以勲業自奮第功行實富貴
方將是豈肯比一首惡以自隳前功若假以旬月全必有以
自見臣謂若更自朝廷明白洞達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速殄
凶渠以伸國憲則名譽垂諸簡冊祿澤及其子孫全非木石

寧不樂為若其姑託空言而終無以自見則神人共憤曲直有歸於漢侯王如唐藩鎮縱能以阻兵怙惡假息於一時終亦以違理亂常覆宗於異日此在朝廷可以明諭此指而久不為此臣之所未喻者三也古今惟不次用人如傳說呂望之儔最非易事其次則莫若資望兼採董仲舒曰小材雖累日而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蓋言不次用人必賢者而後可若以其小有材也而遂當賢者不次之用則不待已試而人固已逆知其必不勝任矣國家盛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京東西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然後召

為三司副使或未可輟則就理資序遂升都漕以備帥臣之
闕夫其資愿若此則民情吏狀士風物宜道路山川甲兵財
穀皆已周知而悉察之其歷官既久積伐已多則中外知名
華遠信服如是舉而付之方面授以鈇鉞則未用而人期之
既用而人信之有所不為為之可使事半而功倍今也不然
頤旨如意耳不必資歷僥倖嘗試耳不必譽望嗚呼人之易
其言也無責耳矣人至於忠忱體國真實任事則國惟國事
之濟言慮所終事惟其是而豈肯隨聲附和以僥倖萬一手
臣姑以淮東近事明之臣以嘉定壬午造朝其於事始不及
盡知但見應純之之後為賈涉涉之後為許國國之後為徐

晞稷蓋涉見疑於純之而代純之國見惡於涉而代涉晞稷見忘於國而代國皆以前者為不善也而後取其所不合者驟遽以救之然則宣保後之不非今乎美錦微物也猶不使人學製豈百萬生靈之命富試於數人之手而忽然不以動其心乎竊窺廟算本欲彌縫罅隙鎮安人情而乘間伺隙者遂得以竊售其說前帥未敗則因為傾擠之計不幸而言中則顯任彌縫之責故朝廷但為別用一人則不暗不末議意向如臣所教以冀暫安豈謂此輩徒務營私宣暇體國況其涉歷尚淺智識有限以亂救亂安有窮已此畜及今明白洞達盡懲叢誤更用老成之人惟欲行道救時豈是好高

立異姑未問其才略但資威望亦足鎮安今金陵未謀帥亦宜以是選擇諸鎮近輔未得人亦宜以是更長此可以三隅反矣而悠悠未決臣之所未喻者四也古者國有大疑則謀及庶人謀及工商漢議已狹於前李唐以降又不如古然而尚於相維之間默寓交儆之意中書進議門下審復尚書奉行而兩省之屬有給舍諫官尚書省之屬有長貳郎曹一政令之行經涉非一使之得以迭為正救迨乎樞府雖曰本兵而同班分班厥有深旨又使臺臣得以糾逆侍從得以獻納百執事得以封章奏對蓋有宇宙大物非一人智力所能獨運也熙豐以後宰掾始繫而三省之屬有不得其職者矣中

與以來務為省併而三省體統有不得復承平之舊者矣至
於近臣則愈觀愈失往往事之已行雖侍從兩省臺諫有不
及知方其未然常若不知迨其知之則既無及中外之所指
目莫不曰食君之祿而轅駒仗馬曾不少伸豈知君臣上下
邈不相接有一事馬中外沸騰遠近傳布而有位之士猶罔
聞知但見府城增衛關市戢言始從而訪問焉則知其為有
警也然且莫名其為何事問之同列同列不知藉曰知之十
不一二是故欲言而不得其要雖言而無救於事易曰尊酒
簋飯剛柔濟也此言陰難之時君臣上下簡易而相親也今
事勢愈迫則上下之情愈疎蓋必曰博訪則張皇多言則漏

池百司各舉其職則多事於是諮謀之道益狹委臣之才日
卑是不亦過憂之甚歟范純仁嘗曰今所用之臣多是老於
患難獎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是成使遠嫌則
顧避全身自防不暇此言最近人情最切今日而況家國之
憂人人所同亦欲各盡所懷以圖國事之濟是豈張皇漏泄
潔身取名之時若使上之人明白洞達以總大體以閒忠益
以清中書之務以盡百司之職則合衆智以為智事簡而慮
周何為不可而必欲掩匿覆護智慮所不及精神所不逮則
富斷不斷常有後時之悔此臣之所未喻者五也夫國之恃
立者人心也人心之所歸則明白洞達至公而無私也今平

無事以官資崇卑軒輊天下士以意嚮異同親疎天下士士而可以軒輊可以親疎則所得者寡廉恥之人耳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顧遏其欲而不得行徒使之浮沈俯仰充備數員夫充數備員而不能以伸其壯行之欲其勢必將以不得其職而去則又積歲累月牢辭固拒必使之邪正雜揉心迹不明是壞於天子之庭而後已如此而欲以得賢士大夫其決不然也八九年間邊不撤警財殫力屈十室九空而貪暴之吏以苛政趣辦為能根刷積負重催豫借橫料抑納靡所不有而以此欺朝廷曰吾能不費朝廷一錢一粒而用度無乏世安有是理然有可誣者曰此用之公家也而又

豐竅壑之欲又以供苞苴之饋蓋未償前債已迫後圖得失
薰心固有藝極所謂飾厨專營土木事遊觀求贏餘又不與
馬方幣輕物貴田里蕭條此何等氣象而必使此輩肆於民
上人不以貪暴者為怨而歸怨於其上曰世未嘗乏才也胡
為選擇至此如此而望民心之不搖又不然也夫士大夫同
寅叶恭而後紀綱立百姓尊君親上而後根本固今皆無以
得其心矣或者尚曰失士心民心皆無損於事惟不可失諸
軍之心嗚呼世安有士民心胥失之矣而猶可以立國也況
又物價翔踴廩稍不給士卒嘗有饑寒之怨功賞遲緩升黜
不明士卒常有疾視之意而又以貪將債帥次第推剝三衙

兩淮近且不察襄漢梁益呼叫莫聞而向以諸軍之心為昏
可恃乎三者之心既無一可恃則陛下孤立於上大臣孤立
於下臣不知何所恃以立國竊意所恃者惟數有天幸耳穰
侯曰天幸多矣今又以天幸自為常也陸贄曰幸不可以常
覲也夫天命不顯其符但有國者兢兢以自勉今不明白洞
達拓開規摹兢兢然圖所固結人心之本而恃天幸以為國
此臣之所未踰者六也臣既能極竭其芻蕘之愚條陳六者
之所未喻以冀陛下明白洞達作新庶政以振國勢之久弱
以舒人心之積憤尚慮知聞不廣包括靡竟無以仰裨聖斷
臣復定為邪正之二端以翼其說而陛下始終聽焉臣聞之

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必易知
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大無纖芥
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爍倏儻不可方物者必小人
也臣當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
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者此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
也謂憲章法度所當守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
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賈直沽名者邪說也
謂政令之行當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
謂事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
謂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

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虜無能為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論為陽邪說為陰陽間則為春夏高明而發達陰間則為秋冬冥晦而斂藏臣願陛下以臣前所陳叶喻六條行之以明白洞達為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繚繞回互為目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惟陛下汲汲圖之了翁言無遜忘時相不樂宣宗崩理宗即位遷起居郎明

年改元寶慶雷發非竹工有朕心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
人主之心義理所安人之謂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
明也陛下盍即而求之則大本重而無事不可為矣初胡夢
昱以論濟王事逐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議
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
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瑞常劾了翁欺世盜名
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証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
秀落煥章閣侍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
典刑梁成大亦奏言大佞似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
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名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

言若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
達變謀不中機或強辯以為能或詭奸以市直或設奇險之
說以駭衆聽或肆詭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
所學一不辨焉衲鑿不侔矛盾相激矣魏了翁雖從追亂人
猶以為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
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具章帝曰仲尼不為己甚
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
此舉大快公論議者笑之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
辭不拜進寶華閣符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卒上親
庶政進文華閣侍制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

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
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
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
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
三衙之典以強王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
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燦若白黑上讀之為感動上
因民望與真德秀並召以為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上奏曰
臣猥以不佞自先帝龍飛親擢四十年間五叨聘召雖或去
或就時義各異而其間最相似者侂冑既殛臣首被特招彌
遠既終臣又膺嚴詔深惟兩朝不凡之遇感深至泣所當倍

道疾趨恪恭明命乃再辭而後入非敢緩也方嘉定號為史
化取其言忤權要者以次收用江浙閩越之彥未數月而集
惟蜀士之召者五人乃以道遠未至則背秋涉冬事體已與
前異於是揚輔除金陵劉光祖除襄陽皆自近畿而返范子
長昇節不得入對趙大全雖丞奉常旋遭論罷臣卒以固辭
得請移守廣陵方改元更始之初海內拭目以觀太平豈謂
一韓方斃又生一韓臣嘗身履其事者私自惟念臣實何人
而當居更召用之選故多憂易怖欲進還欲踰年而後造闕
者未猶免以嘉定疑端平也今得諸道路則所見之事固已
不遠所聞嗚呼何治之日果不足以勝亂之時邪恭惟皇帝

陛下以賢聖仁孝之風著無心而得天下以艱難險阻之備
言小心以保天下凡古今治亂之變固已周知熟察而背芒
於霍光髮立於德裕輻光晦迹以行其所愧彌遠不恤也陛
下有克舜之資而彌遠事之以漢魏叔李之主而操懿自為
耳操專國二十五年以授其子丕司馬懿專國二十五年以
授其子師昭及其孫矣今彌遠竊權之年視操懿又過之雖
以二子庸劣無丕炎之黠未有以濟其無君之謀而凶類惡
醜根株牽連猶薙弗竭遺孽餘毒必復滋蔓則將有甚操懿
者陛下復操大權雷霆之威日月之光搜罄發罄聲燭震灼
近自杭整常潤遠至閩廣巴蜀凡為權臣所厄者皆已拾無

餘雖臣獨被重譴之餘亦得以玷招來之末矣臣雖不能為
時損益然再辭不獲命則亦昧於一來尚幾拭目新化之成
而得諸道咸謂汴洛之師委寇資敵患廣之寇跨州連城韃
使求和虛實未保北人內附情偽難明今日而徐邳諸郡覆
軍明日而建寧即卒作亂蓋可怖可愕之事時時有之至於
禁旅不靜公私閭戶井邑罷市不圖輦轂之下而亦有此於
是道謗市議者率謂羣賢日至正論日間而事變乃爾莫不
歸咎儒生徒能誦說仁義而於君德於國政絕未見絲毫之
益雖館職試言學空工書亦例疑經術為空虛無用之具夫
道謗市議小人之無識不足問也而學自孔氏者亦如姍悔

嗚呼是未知諸賢之心也詩曰靡哲不愚言如愚人之混俗而苟容也又曰善人載尸言如祭尸之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責諸賢雖亦有詞是豈知權姦擅國之久無一不壞譬諸衣敝而生蟣虱木蠹而生蟬蟻補紉培養此豈一旦夕之功而乃遽以四十年積壞之事責衆君子於期月之間是亦不知務矣而況正論雖日聞而實未盡行賢才雖日至而實非信任豈誠諸賢之過必而為歸咎之說者此小人之情狀殆未可測也臣來自下上不知事體第以累朝之事明之竊意今日之事必有乘間俟隙之人潛伏於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祐之治僅四年而浸改又四年而改紹聖者安石之

餘黨搖之也建宗靖國之治未半年而過變又半年而改崇
宣者京下之餘黨移之也檜死之後暫正而過已者檜之黨
如該如高如思退諸人蟠結如故也侂冑死而更化為具文
者彌遠彌堅固由韓妾以進一時達官皆同類也今彌遠既
斃天開治之期所宜懲創紹聖崇宣之失堅擬元祐建中之
治則豈為壽國家元氣之豚亦可以伺姦人窺伺之端而朝
廷之上牽於係累之私避回顧畏以生禍隙遂使朋姦罔上
之徒旁緣事變之來譏笑善類將以為援引權黨撼搖國是
之地至頃陛下慨然於舊弼之思且漢文帝拊髀而嘆無頗
牧唐穆宗當饋而歎無蕭曹夫無頗牧無蕭曹是誠可歎也

今何至乏才如是而陛下直以漢文唐穆之歎用之凶狡貪
墨之人萬一聞之四方則於聖哲知人之鑒亦不為無玷矣
而況觀人法亦視其所主若所主者寺人瘠環是亦瘠環之
類也豈有進不止而可以當大事乎陛下方為權臣所操而
不得生者十年萬一信任匪人又為所操有如晁錯所謂日
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究於天下者不知天下
後世以陛下為何如上也臣被命於改元之後綴名於衆正
之列亦冀盛德日新治效日隆脫四十年韓史濁亂之厄而
自附於慶歷元祐之臣則臣之順也而豈欲為沸心逆耳之
言以貽陛下之厭憚哉見陛下以上知之資聞昇平之運天

下望治者一年有半而謂小人才於君子君子謂不才於小人才云者能為善之稱也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謂之才掩義隱賊毀信廢忠傲狠明德浸欲崇侈則謂之不才程頤富言才稟於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蓋古人以德行為才本乎性情之正而有以充之此君子之才也後世凶暴為才狃乎氣質之偏順而長之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間物成務小人之才至於敗國喪身幾微之間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之才而犂然有感他出於一時之忿懷而不得其正則忿懷之半也猶可反諸正若遂執此見以為觀人之法使此曹得志則必引其儕

類以紛亂衆事如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韓忠彥雖於
受知受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於同列於是時也賢者必
相攜持而去凡粗有知識者亦皆廢廢乎有危亡之憂矣乃
者侍從臺諫闕無一言僅有給舍論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
其自陳而姑聽之受護存全若將有待誠恐宿根未翦一旦
發見則必如章厚蔡京始焉恤公而強從終必逐諸賢而後
用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並建二相必將進退人物一新中
外之觀聽此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天下國家安危之候天
命人心去留之日臣願亟軫宸慮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
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必知勢御之易於移人必惟公論之

不可不恤念忠誠謹實者雖無目前速效之可見而決無反
覆難信之憂凶狡貪墨者雖有一時逢迎之可悅決有包藏
不測之患書曰天位艱哉德惟治否亂德惟陞思患而豫防
馬臣以謫逐之餘誠不自意再望清光恹恹憂國之忠裝懷
積臆將為陛下盡歷言之獨念進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幾
用敢不避狂僭執以是為羣言之首雖攘臂當虎為士所笑
然懲羹吹釜臣實耻之惟陛下幸赦其愚又上疏曰臣謂昔
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
東西南北門之外無它內夏外夷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控
御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真之於堂與之內益自馬援實開

其端於建武曹操復蹈其轍於建安遂至昌熾盛大於永熙
永康之間而橫潰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從降羌於
近地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其
心也操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部也其意亦不過使之有
所統屬而為吾之用也彼一時淺功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
之禍一至此耶晉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
平吳之歲徙內郡雜胡於邊地而武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
統之建議已在先二十年矣以武帝平吳之威乃不能洗空
五胡於未亂之日而江統顧欲以責晉惠帝於二十年之後
亦晚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絕其原尚得請之早乎臣側聞

日者喪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且收召黠桀以備奔走
華戎雜居識者寒心又聞尤黃之間或以搜求王檄為詞或
以收買軍需為詞出入無譏甚矣乎國之無人也武夫重閉
未必足以杜其陳別乃聽其自為出入耶籍曰和好已成南
北一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防也陛下剛
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日愒月邁委
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軾
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憂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矣惟陛下
下速留宸慮詔京裏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
降附何策可以安及策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

則請身任其咎斷在必行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為陝西河東
路宣撫上疏乞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
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
責有所歸臣之責諸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陛下斷而行
之又疏曰唐憲宗時裴度上疏云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
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
置得宜能服其心耳臣謂憲宗承唐綱續弛之餘藩臣阻兵
帥不庭授蓋自夏蜀山東澤路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朝廷之
令所不能加視今日之事難易絕不侔而淮西之役處置得
宜遂能使頑悍革心梗強效順信知折衝禦侮不盡在於國

勢之強弱兵威之眾寡顧吾所以處之耳邇來邊塞不和朝廷但知委曲覆護聽其相傾相軋以養成亂本而不知所以處之始馬淮西制閫治黃州匪但控扼要實以兼總黃陂克敵一軍也既命楊恢分閫恢而可任耶則軍未潰以前其戮叛將范青不必付之湖廣總領何元壽軍既叛以後其招來陳溫等又不必付之荆鄂都統王旻今合制閫不付而付之他司臣所未喻也觀楊恢之詞謂旻有誘叛之迹既而旻之告諭陳溫許其未德安境內劉寨是旻果使之矣孟珙招納備據叛酋陳溫之詞謂若斬楊恢用孟馬帥為制置則我輩就招此何語也而珙公然見之公狀不以為嫌殆有嘗試朝

廷之意是琪亦可疑者矣恢之不能緘御以至於此生以虎
兇出伸之罪恢尚何詞然使吳以誘叛而獲厚賞琪以逆叛
尚之悖語而獲遷除則是唐采藩鎮諸軍自擇主帥之風成
矣今朝廷不問可否而一切聽之尚謂之處置得宜乎苟幸
無事養癰獲疾不知誘叛而受賞襲跡而動則長此安窮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力圖之哉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以獻皆
苦心空臆直述事情上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
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以端明殿學士同
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
卒併以江淮付之了翁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

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
狎同二府奏事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
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
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錢於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防邊十事甫
二旬召為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一終